
人 間

高 爾 基 著
適 夷 譯

印 發 翻 著
刷 行 譯 作 人
者 者 者 者

第 東 東 適 高
三 北 北 爾 間
印 日 書 爾
廠 報 店 夷 基

佳.5000. \$.1600.

我就這麼醜醜的，手裏滿是擦銅油和磚頭粉，跑到底下去開了大門。年青的修道士，一隻手提着蠟燭，一隻手拿着香爐。瞧見我就低聲喃喃：

『大家都還沒起來麼？來，到這裏來扶一扶……』

兩個修道士扛了沈重的神龕，走上狹窄的樓梯；我在神龕的一邊，用一雙醜陋的手和肩頭，來幫他們扛扶。後邊是一羣修道士，拉着嗓子認乎其真的念着，踏着腳跟上來。

『至聖神母呀，請替我們求上帝……』

我感傷的帶着滿腔信心想：

『拿這麼醜的手扛聖像，聖母娘娘一定會罰我。我兩隻手一定會殘廢的……』

聖像放在屋子前邊一張用清淨墊子鋪着的椅子上。神龕兩旁站了兩個修道士，跟守衛的一般。這兩個人都很年青，紅品品的臉，像一對天使；眼睛亮閃閃，笑瞇瞇，披着很美麗的頭髮。

禱告舉行了。

『啊，無上的聖母呀！』大個子的老修道士大聲開始。他老用紅紅的指頭，去掠掠被漂亮的髮毛掩遮着的胖胖的耳朵。

『至聖神母，大慈大悲。』修道士唱了。

我非常喜歡聖母。據外祖母說，在地上種下了一切花，一切歡樂，一切善良美麗的東西，來安慰那些可憐的人的，就是這位聖母。於是，當輪到我去攀她手的時候，我也不管大人們怎樣攀法，只顫顫慄慄的在聖像臉上嘴上親了吻。

不知是誰使勁一推，把我推到屋子角落裏；也不知什麼時候，修道士已扛了聖像回去；我都沒有注意到。我只記得一點，一家人圍住了坐在地板上的我，懷着老大的恐懼和憂心——在互相商量着：這孩子會怎麼呢？

『總得去見神父談一談，神父是什麼都懂的。』主人說着；然後並不兇的罵我：

『你真混蛋。這不是可以親嘴的，你難道這點兒都不曉得？……你還算進過學堂麼……』整整的幾天，我總覺一籌莫展，只好等待着責罰降臨。拿髒髒的手扶了神龕，攀手時，攀法又不對，這一定多少受點災禍；不會太平過去的！

可是聖母好似已經饒恕了我出於真情的，無心的罪惡；就是她沒饒恕：那責罰也一定很輕微的；夾雜在那些好人給我的，日常責罰之間，竟使我全不覺得。

有時我故意撩撥老婆子，雖明知不大好，却對她說了這樣的話：

『聖母娘娘好似忘掉罰我了……』

『什麼，你等着。』老婆子兇兇說：『馬上會到來的。』

……當我拿桃紅色茶葉包紙上剪下來的圖，錫紙，樹葉子，和其他所有的東西，裝飾着屋頂樓的屋椽的時候，隨意想到，就用禮拜堂讚美歌的譜子編起來，跟那卡牟克人在街頭邊走邊唱的一樣：

手兒拿把剪。

坐在頂樓邊。

把紙兒剪爛……

好不甘心願。

如果我是一條狗

隨便那京都可走：

可憐枉做一個人，

一天到晚搖尾聲：

規矩些，小畜生，

再要不老成，便要你的命！

老婆子望着我的手工，搖着頭輕輕一笑：

『你把廚房打扮得這樣子才好呢……』

有一天，主人跑上屋頂樓來：見了我的成績，便感嘆的說：

『沛西可夫，你這小伙子有趣……你想做個要把戲的麼？我真膽你不透……』

他給了我一個大的當五的尼古拉哥貝。

我用細鐵絲做了絡子，把這個銅子，掛在雜亂的裝飾品中最亮眼的地方，跟一塊獎章什麼的一

般。

可是過了一天再去瞧，那銅子跟鐵絲絡子都不見了。我想，這一定是老婆子偷了去了。

五

這年春天，我畢竟逃跑了。有一天早上，上鋪子去買早茶用的麵包。鋪子裏的老闆，當我面跟老婆倆打架，拿一個秤錘子打了她的額角。她逃到街上跌倒了。街上立刻圍滿了人，把女的扛到四輪馬車上，送往醫院裏去。我跟著車子後面跑：一會兒，就茫無目的的跑到伏爾迦河邊上，手裏還捏着二十哥貝。

春天的太陽，和愛的照着。伏爾迦河水漲得浩浩淼淼，大地顯得熱鬧而寬廣。回頭瞧瞧我過去的生活，真好像躲在壁洞的小老鼠。於是我決心不同主人家裏去了。克納維諾的外祖母那兒，也決計不去。——我沒有對她守約，沒有臉去見她；還有外祖父，見我倒楣回家，一定又會笑我的。

我在河邊上閒蕩了兩三天；那些好心的碼頭伙，送喫的給我；晚上就跟他們一起睡在碼頭上。不多幾時，其中有一個對我說了：

『小伙子，老在這兒閒蕩着，也不成呀。你到那條善良號輪船上去撞撞看；船裏正要一個洗碗的小伙子……』

我就去了。高個兒滿臉鬍子的廚司長，戴着頂沒有遮陽的黑綢帽子，楞着混沌沌的眼睛，從眼鏡裏邊望着我，慢吞吞說：

『一個月兩盧布，有護照沒有？』

我沒有什麼護照。廚司長想了一想就說：

『帶你媽來。』

我就跑到外祖母那兒去。她贊成我的主意，就說服了外祖父，到職業局去領了我的護照來。之

後，她就同我一起到輪船裏。

『好。』廚司長對我們骨落的望了一眼，說：『到這邊來。』

他帶我到後艙。那兒有一個身材魁梧的廚司，白衣白帽子，坐在一張小桌子前，邊喝着茶，邊抽着粗大的雪茄。廚司長把我推到他旁邊：

『洗碗的。』

說着，馬上跑開。廚司噁了一聲鼻子，把黑鬍子一掀，望着廚司長背影說：

『只貪便宜，不管怎樣的傢伙都好……』

他又怒沖沖擡起翳短的腦袋，睜着黑眼睛；站起身子喘透了氣，就大聲說：

『你是什麼人？』

我瞧了這傢伙就滿不中意。他雖全身穿着白，瞧去依然很髒，指頭上長着硬毛；大耳朵孔裏也突出幾根毛。

『想喫些東西。』我對他說。

他閃了一閃眼，那張猙獰的臉，馬上變得笑呵呵的。厚厚的，太陽燒紅了的兩頰，直拉到耳朵邊，露出粗大的馬牙齒；鬍子是軟軟的向下垂着。那模樣就變得像一個和氣的大塊頭婦人。

之後，他把自己玻璃杯裏的茶潑到船欄外邊，重新倒了一杯；又拿了潔白的法蘭西麵包和一大片香腸放在我面前：

『喫得飽點吧！有沒有爸媽？會不會偷東西？莫擔心，這裏的傢伙都是賊骨頭。我告訴你。』

他那說話的樣子就像狗叫。他那張肥大的剃得青青的臉上，鼻子四周跟網一樣綑滿紅筋，腫胖的紅鼻子，掛到鬚髭上邊，下唇沈重的不高興似的垂着，口角上插着一枝煙，濛濛的冒着煙霧。他明明是剛纔洗了澡的。——身體上發散着白楊帶跟胡椒酒的氣味；太陽穴跟頸子滿流着汗，泛出白光來。

我把茶喝完了後，他放一盧布紙幣在我的手上：

『拿去買兩條圍裙。不，等一等，我去買了給你！』

他把白帽子拉一拉正，就搖幌着沈重的身體；舉起熊一樣的脚步，踏着甲板走去。

……夜，月光皓皓照着；漸漸向輪船左邊草原逝去。一條古老的紅色輪船，煙囪上顯出一條白圈；撥動着銀色的水面，悠悠的駛行着。黑黝黝的江岸，擦着船身；沈沈的影子落在水裏，靜悄悄移動過去。岸邊上，房舍的窗子，透出紅紅的燈光；村子裏透出歌聲，望得見姑娘們在跳着圓舞。船們那Ailuih的叫聲，跟讚美歌的Ailuiya一般響着……

輪船後邊，一條長長的鋼索，拖着一隻木船；船身也塗着頰紅。木船甲板上裝着鐵柵，裏邊是些判定了流放和懲役的囚徒。船頭哨兵的槍刺，像燭火般閃爍。木船中人聲寂靜，灑滿月色。黑漆的鐵柵裏，模糊的望見圓滾滾的灰色的動物。這是囚徒們在眺望着伏爾迦。水波也不像低泣，也不像竊笑，只好像在那兒哽咽。四周一切，都像是教堂式的；也像教堂中一般散溢着濃烈的油香。

我見了這木船，就記起小時候來。記起從亞斯脫拉罕到尼齊尼的旅路，母親的嚴肅的臉，和把我引進這個也可說樂，也可說苦的人生中，引進這個世界來的外祖母。一想起外祖母，就覺得一切討厭

和苦惱都離我而去，變得有味而快樂；人們也都和善起來，叫人戀戀不捨了……

這美麗的良夜，這木船的模樣，使我深深感動，幾乎要掉下淚來。木船像一口棺材；在這浩淼的河面，在這暖夜的醉人的靜寂中，簡直是一種贅物。河岸起伏着，慢吞吞的線條，令人很覺快適，——我想做一個好人，爲大眾去謀福利。

●我們輪上的人，有一種特別樣式；老老小小，男男女女，都有一種共同的地方。輪船行駛很慢，有要務的都去搭郵船了，只有那些並沒要事的舒暢的人們，纔聚集在我們的船上。他們一天到晚，儘喝儘喫，把很多的盆、碟、刀、叉，調羹弄髒。我的職務，便是洗這些盆碟，擦這些刀叉；從早上六點鐘到半夜爲止，差不多都整整的忙不過來。下午三點到六點，晚上十點到半夜，工作比較少些。——這些時候，搭客們不喫東西，光喝茶，啤酒和伏特加酒。那時餐堂裏的侍役跟我那些上司，都有了空閒，近船口的桌上，廚司史墨如，他那助手約珂夫·伊凡奴契，跟火夫馬克新，頭等艙裏管餐堂的賽爾該那些人，在喝着茶。這管餐堂的是個高顴骨，麻臉的駝子，水汪汪的眼。約珂夫·伊凡奴契露着青獠牙的骯髒牙齒，跟哭一樣的笑著，談猥褻的話。賽爾該青蛙樣的大嘴扯到耳朵邊；馬克新張着一對說不出是什麼顏色的峻嚴的眼望着他們，沈着臉一聲也不響。

『胡說什麼，亞細亞人，摩爾特淮人；』有時偶然發出沈着的聲音的，是廚司。

這些人我瞧了都討厭。肥胖的禿頭約珂夫·伊凡奴契，老是信口白舌講着女人。他那張蠢笨的臉，滿是淡青色的疤痕；一邊臉上，有一顆長着紅色硬毛的黑痣。他用手撚撚這些毛，弄成一枚針子似的。有時，輪船裏來了輕佻的女客，他就跟一個要飯的一樣，唯唯諾諾在一旁侍候；聞出口來又柔和

又有點可憐相。口角上冒出肥皂沫那樣的口沫，他伸出舌子尖來，咕嚕一舐。不知什麼道理，我總覺得這樣的大胖子，將來一定會去當劊子手的。

『你要攪女人，必得有巧妙的手段。』他告訴賽爾該跟馬克新說。賽爾該跟馬克新倆，鼓着兩頰，赧着臉，出神的聽着他講。

『這班混賬亞細亞人！』史墨如怒沖沖的大聲說。大模大樣站起來，對我發令：

『沛西珂，來！』

跑到自己艙室裏，他拿一本小小的皮面書給我，身子躺在靠冷氣間牆邊的帆布吊牀。

『念吧！』

我坐在通心麵的麵箱上，老實的念了起來！

『打扮着星紋服裝的烏姆勃拉克爾，表示他可以跟天國自由交通；能够把他們從愚蠢和罪惡之中解放出來……』

史墨如在煙上燃了火，吐了一口青煙，便開口吼叫：

『駱駝！寫得真了不起……』

『坦露左邊的胸膛，正所以表示心地潔白……』

『坦露的是誰？』

『沒有寫明。』

『大概是女人的胸膛……噓，儘這些吊兒浪當的傢伙。』



他閉住眼，兩手填在後腦下睡了。紙煙吊在嘴角上，冒着淡淡的輕煙。他拿舌子尖一撥，忽然胸底裏嗒嗒作響，大口抽吸了起來。一張大胖臉，滅進煙霧中了，有時我當他睡着了，停下不念，把這本討厭的書翻着瞧瞧。——真是一本討厭書，叫人瞧了會發嘔。

可是他嚶着聲叫了：

『念啦！』

『那個可敬的回答着說：你瞧，我親愛的修惠里揚……』

『賽惠里揚吧……』

『寫着修惠里揚的呀。』

『啊！這不行！底下有詩：你跳下去念吧。』

我就跳下去念：

愚笨的人們呀，你想知道我們的工程？

你們這羣弱者的眼睛，怎能瞧得分明！

就是天神們的歌聲，你們也不會聽清。

『等等。』史墨如說：『這是什麼詩！你拿書給我……』

他怒沖沖把厚厚的藍色書頁翻動着。之後，又把這書塞進褥子底下。

『另外找一本來……』

可怪的是他那隻釘着鐵皮的黑箱子，裏邊裝着很多的書。荷馬遺訓，砲兵雜記，賽定迦里公書簡，害蟲臭蟲驅除法附患者療法。還有些沒頭沒腦的書。有時我把這些書拿出來，一本本書名報給他聽。聽着我念，他叱罵的說：

『胡說白道，混賬東西……你迎頭打他幾下，他也不會明白什麼事的。什麼，格爾華西！這種東西怎會落到我手裏來的；格爾華西！烏姆勃拉克爾……』

儘是些怪話，陌生名字，記着很多，多得叫人討厭。我不知不覺拌着舌頭把它重覆念；我想說不定從聲音當中，會辨出意思來的。船窗外邊，江水正在熱鬧的歌號。這時候跑到後艙去，一定非常有趣；那邊滿堆着的貨箱中間，聚集着水手和火夫們，有的跟搭客打牌，有的唱歌，有的叙談有味的事。同他們在一起，心裏滿舒服。邊聽聽他們簡單明瞭的話，邊望望加馬河邊岸，青銅樣的松樹，水退後草原上留下像小池沼樣的水潭；這些水潭像破碎的鏡片，映照著藍藍的天空；瞧着這一些心裏真是舒暢。我們的輪船雖然離開了陸地，在向着遠方奔逃；但是在一天中倦怠清寂的時候，聽見從岸上飄來的鐘聲，就令人想起那些村子跟人們。在波浪上邊，顛蕩着，像麵包屑子似的，是漁船；啊，那邊的岸上透出一個小小的村子來了；孩子們在河中珊瑚澎澎游水。像黃網繸一樣的砂地上，走着一個穿紅色褂子的農夫。遠遠的，從河中望去，一切都顯得有味；一切都跟小孩的玩具一樣，又小巧又精緻。我想和善親切的向着岸上叫：向着岸上，同時也向着木船上。

這條紅沈沈的木船，引起我老大的興味。我會整整的一個鐘頭，眼都不眨一下，瞧望這條船伸着它那粗笨的船頭，衝破着濁流的模樣。輪船拖着這條船，恰像拖着一隻豬，拖索一弛，就打在水面

上；一緊就落下許多水滴，把木船的鼻子拉緊。我非常想瞧瞧那些跟野獸一樣坐在鐵欄柵裏人們的臉；當他們在停爾彌上陸的時候，我就走過木船的跳板去。從我身邊，走過幾十個蒼白怕人的人物，粗粗雜雜的脚步，夾雜着鏗鏘的聲響，彎腰屈背的駝着沈重的包裹。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俊的，醜的都有。一切人瞧去完全是同一的模樣，不同的地方只是服裝跟怪樣的頭髮。不消說，這班人都是強盜，賊骨頭；可是外祖母曾給我講過許多好心的強盜。

史墨如的模樣，比誰都像一個惡漢。他像心痛似的望着木船，叫喚：

『啊啊，真傷心。真傷心！』

有一次我問他：

『別人都在殺人打劫，你爲什麼老這麼做做菜？』

『我哪做菜，我只是準備準備；做菜的是娘兒們呀。』說着就笑笑；想了一下又補添了說：『人跟人的差別，都在聰明不聰明。有的人聰明些，有的人不聰明；還有些人完全傻瓜。一個人想長得聰明，得多念點書，正當書也好，壞的魔道書也好，念得越多越好。他要把所有的都念過，那纔能找到好書……』

他老是口頭禪似的，對我說：

『念書呀！念不懂，就念七遍；七遍不懂，就念十二遍……』

史墨如對於船上的人，無論那個，就是對那不多作聲的廚司長也不例外，說起話來，總那麼粗聲粗氣的。他把下唇凸起，鬚鬚向上翹着，重聲重氣說話，好似拿了石頭扔人。可是對於我，卻另眼相

看；不過其間也含有一種令我害怕的地方。有時我擔心，這廚司說不定也跟外祖母妹子一樣，是個半瘋子。

有時他對我這樣說：

『等會兒再念……』

於是就閉住眼，吹着鼾息，躺了好久。他大肚子一起一伏，滿是火燙疤的毛毯毯的手，跟死人一樣交疊在胸口上，手指頭骨落骨落地動着，好似正用一副瞧不見的編針，編着瞧不見的襪子。

突然，又嚕噓了起來：

『對啦，你這小孩子頗有一點聰明；另找生路去，別待在這種地方！老天給人聰明，有時很怪，有時很慷慨。如果大家一樣聰明，那多好，可是辦不到……有的人會懂，有的人不會懂；還有些人壓根兒就想懂都沒想過！』

要說的話說完，就把自己在軍隊裏的生活講給我聽。這叫我聽得莫名其妙，也沒一點味兒。他講得沒頭沒腦，東一搭，西一搭，隨便想到就講：

『團長把那兵士叫來，問他中尉對他怎麼說？那兵就老實一五一十報告了。當兵的可不能撒謊。可是那中尉，像釘住牆壁一樣釘住着他；不一會兒，別轉了臉，把腦袋低倒了。可是……』

廚頭發起火來，吐着青煙似的喘息，高聲說：

『說得說不得，我哪裏知道呢？後來那中尉在要塞裏禁閉了起來。於是中尉的母親……啊，天哪！……她這麼說。可是我那時是什麼都沒學過的傢伙，有什麼辦法呢……』

好熱的天。四周一切輕輕的搖擺着，轟隆着。船舶的鐵板外邊，響着水聲跟輪船外輪的聲音。圓窗邊，河水形成一條廣闊的條紋，滔滔流着。遠遠望見一帶草原，零零落落站立着一些樹木。耳朵習慣了一切聲音，——覺得四周很是靜寂。只聽見水手們在船頭邊，像哭似的喚着：

『七個。七個……』

我什麼事都不想去參加；也不想聽，也不想工作。只想躲到什麼隱蔽的地方，聞不到廚房裏的油膩和熱香；悠悠的眺望這疲乏的生活之水流，潺潺的流去。

『念書呀！』廚頭熱刺刺的命令着我。

連各等艙室管理餐食的人，都害怕他；還有那個不大作聲的，像梭子魚似的食堂管理，也好像有點怕他。

『嘿，豬獃！』他呵叱那些食堂裏的僕歐。

『到這邊來，賊胚！亞細亞人……烏姆勃拉克爾……』

水手火夫們跟他接觸的時候，總是恭敬的看他的顏色。他把肉湯遞給他們，再給添上牛肉的時候，就問他們家鄉情形，家人狀況。那些滿身脂肪，像火薰過一樣的白俄羅斯火夫，在輪船上算是品級最低的，大家異口同聲的叫他們——脚夫。

『脚夫，脚夫滾到岸上去。』他們被大家這麼的打趣。

有時史墨如聽到了，就怒得滿臉發了老紅，向火夫中的一個發作：

『爲什麼人家欺侮你，你倒滿不在乎？傻瓜！不管他是大俄羅斯人什麼的，你揍去就得啦！』